


集部

泊菴集卷十

明 梁潛 撰

墓表

林處士墓表

處士諱德字汝敬姓林氏七世祖安宅仕宋累官樞密院同知建第于候官居之遂為候官人處士父諱森遭元之亂因去候官居呂縣自失其先業又窘於亂故家

甚貧處士幼已嗜學然以貧不能卒業終身以為恨處士為人性恬逸安於其命不苟營利於世不阿意於人其趨善避惡之心拳拳然如嗜膏粱而畏蛇蠍勤於耕桑以自植其家家漸以富先是其祖母及其父與母之歿皆無以為葬至是皆葬焉從兄章甫二親没亦無以為葬見處士已葬其親曰悲痛不已處士為營一丘以葬之曰水木本源一也何有親疎之間人皆稱其義處士既自恨其曠學教其子尤篤嘗欲建靈山堂為義學

以教鄉人子弟而未果臨歿尤切切囑其諸子使日誦孝經論語於靈座側曰將使我䰟靈聞之于㝠㝠中也聞者皆哀其志以洪武癸丑十二月二十一日歿于家享年四十有三葬于石泉山之原娶劉氏子四人與紹純紳皆能奮力于學以承其父之志與今為國子學錄孫九人曰節曰昂曰印曰文穆文秩文稭文稢文稑文複節舉鄉貢試禮部中副榜今為新喻縣學教諭文秩文稭同時舉進士今並為翰林庶吉士處士之葬也前

翰林修撰王公中美為銘其壙矣既而文秩文秸復以求予言以表諸其墓夫人之積善如糞五穀糞多而五穀必茂如培佳木培之深而枝葉必榮此理之所必至也林氏以文學顯于時者其盛如此蓋自處士植而培之之深也沒其培壅其所以糞之者而望其榮且茂焉世未之有也吾故于處士著其志以表諸其墓其世次之詳見諸其銘者茲不贅

宋伯循墓表

先生諱禮字學閒別字伯循姓宋氏其上世本江陰人後徙臨江之新喻至邦傑又徙廬陵之慮下邦傑四世曰敬仲始徙于泰和今所居是也敬仲子應徵宋大理司正生子叔平叔平生仁遠仁遠之子曰日新則先生父也先生自幼聦敏母曾氏教以孝經小學數過輒能成誦然既蚤喪其二親又奔竄于元季之亂者凡十五六年逮國朝兵定先生乃復留意于學受詩經于安成劉雲章先生年既邁矣而志愈篤既而有得于講論之

際則又思所以檢其身者甚力言信而行果貌恭而氣肅非其交未嘗一與之接方是時有詔下郡縣立學尋又命立社學以遍教凡民子弟於是縣令丞以先生為社學師同時為之師者十餘人皆鄉之耆老宿儒衣冠于于然布列里閈見者敬憚而子弟皆有以培其初志成其幼學消化其慢厲之習者葢藹如也先生言動必依於禮又素友愛其弟始其弟文濟相與避亂入山谷失足墜崖下碎首流血幾絶先生趨救之裂裳裹負以

逃其弟賴免于難而全其生娶曾氏無子以文濟之子琮為子先生愛其子之深而教之甚篤琮後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給事中而尤教戒不輟至為詩以致其防遏之意者累十餘篇事聞朝廷命以其子之俸給其家以便養閭里皆榮之時先生年八十矣又五年先生卒後一月其配曾氏亦卒同合葬于某山焉永樂十四年某月日也先生所為詩多至千餘篇往往有似元白者因自號曰歪吟翁名其居曰東齋集曰歪吟稾總為幾

巻其葬也今右春坊右諭德楊公士奇為銘其竁矣琮又以求予文表諸其墓甞觀成周之時五比之閭必立之師上老居右塾庶老居左塾術序所教者黨學之所升而黨庠之所教者閭學之所升也凡民之秀升而教于大司樂者必自閭塾始而又必有上老庶老者以為之教此其所以盛也我朝社學之制葢同符於成周者也然以有司不敏而罷其後見吾鄉邦之中舊甞為之師者猶偉然衣冠之盛足以想見其時今皆零落無一

人存者矣其又可感也哉吾恐夫鄉之小子不知有此也因先生之殁特為論著其事以表諸其墓後之觀者尚知所考焉

錢處士墓表

處士諱渙字好文姓錢氏本吳越國王鏐之後自徙吉水至處士幾世矣處士氣貌端重恭謹瞿瞿然其言必信行必本乎義守之于身達之于家推之于鄉黨者其意皆誠切而周詳蓋未嘗欺乎已亦未嘗拂乎人也處

士勤于學問自幼至于老不怠其始授之經而與之講學者皆當時明師若其蒐獵深隱攷索異同而自得之者由勤而不怠者致之也為文詞浩乎莫之可禦論古今人事是非之際皆自其胸中所見聽者為之傾駭此無他由其學之不已故其所造之益深如此也年逾五十事毋劉氏猶執禮敬謹如在童子時事其兄友愛尤篤士有困阨無依者館之雖久不厭族人之女有流落者力歸而養之歲饑則設粥以濟餓者其平生所為多

類此又其施惠于人終身不以言故聞其喪有走數十里哭拜其墓而去者於乎其可謂篤厚君子者矣嘗遨遊溪山俯仰有自得之意因自號曰澄心老人年六十而卒葬于鄉之某山子三人曰森曰埜曰述三子者人各授一經既而述以書經登進士第授湖江按察僉事未之任以憂去服闋來京師因以其從兄翰林僉討習禮所為狀求予為文表其墓予嘗一過處士之山中與之周覽林壑者數日而後去去三年而處士歿矣予為

之悲讀其行事猶彷彿其儀刑于山水之間予之情有不能已也遂為之書於乎過其墓而誦予之文者尚知處士之行與此鄉之山水相為久遠而無窮也哉若其世次之詳則今文淵閣大學士胡公已銘其竁矣予可畧也

龐弱翁墓表

弱翁姓龐氏其先袁分宜人幾世祖某始徙吉之吉水曰希愷元南康路左蠡廵檢生公于南康自少知力學

既長既慨然以才畧自負試其藝有司不中即徒步入閩中以策干閩帥閩帥一見大異之曰此奇士不可失也薦之朝授永豊縣尹尋棄去而天下亦亂矣公既無所為于時益肆其力于學與遊者情好如金玉然必有學之士而後納交焉其所嘗授業者永豊黄玉相先生也公于師弟子之道尤篤先生嘗寓館其家既而病公扶持視醫藥甚勤既卒斂殯之擇善地以葬無不曲盡人以為難而公自視則歉然於乎俗之偷久矣為師者不

擇賢弟子弟子亦不知事師朝出舍館暮相視如路人者皆是況死生之際乎哉其師也猶然況故舊交遊之際乎哉公之善不止此而此亦不足為公稱道也獨念俗之漸於薄者今益衆而欲求如公其人抑又少矣故吾于公擇其淺淺者著之庶幾欲知公因其小足以推見其大而世有高志慕義之士得公所為而感激警惕其衷以篤其厚增其高亦庶乎裨世厲俗之一端也然則吾之所以反覆拳拳于此者亦豈無意焉哉公之歿

纔三十七而崎嶇于亂離之日大半焉故公之意甚篤材甚高而時不克施可惜也公善小楷為詩文有貽笑集藏于家塟新淦玉笥鄉上富之𪄺坳子二人某某孫一人振舒振舒端謹而賢以善書選入翰林院而擢授中書舍人與予交因求予文以表公墓予不得而辭也故為之言其生卒之時世系之詳與其始終行已之可書者具見於銘文矣是可畧也

知撫州府潘公墓表

撫有賢守曰潘公止善其行事著於時而遺愛存于人心其去撫而殁十年矣而撫之故老與賢士大夫道其為政思其簡易之化猶有為之出涕者非賢而能如此哉公之子賜以孱然儒生取進士進歷顯要五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國遂拜江西右參政為治之暇因得以訪公遺愛在撫之人者而公之殁久矣為之悲痛不已乃求子丈將以表其墓公閩之浦城人幼而聰明有志于學甫十歲遭值亂離失其父出入兵間求得之盜方縶

之于樹引弓注矢擬之冀得重貲公遥見奔走以身翼蔽而懇訴切苦盜憐而釋之未幾父殁公獨與其母逃避深谷中數歲盜息乃還公事母尤謹家故多貲而深好施予以故貲稍減於舊撫於江西為劇郡地方千里户十餘萬賦之倍户之數治視他郡尤難而公不為赫赫之名坦夷恭厚知足以擿姦發隱而優容包覆不盡用其明由是民皆感化獄無滯囚户無逋賦禮讓興於閭閻而秀民游于學校矣部耆老李文保等詣闕上其

其事督都御史表公泰行郡還亦以其名上聞將進階中憲大夫蓋將有以用公矣又明年屬以公事詿誤民欲往乞留公力止之遂謫雲中久之方以薦者徵起就道遽嬰疾而卒聞者莫不悲之享年若干前禮部尚書鄭公賜素厚公適偕在謫被徵乃以其喪歸葬于其鄉之某原公五子其一子即參政君也於乎世之為治者往往矜小智以自逞謂足以取快一時而不知雄奸深慝已窺其機玩而弄之如隨手轉圜不惟已之墮計而

民之患害可勝言哉夫如是孰若公不盡用其明之爲愈也蓋不徒待以長者之度彼固不能窺見吾機也不能窺吾機而能肆其臆者未之有也其爲效豈淺哉古所謂外寛内明者正在是吾故摘公之行事著于墓以告夫來者

## 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璉字商用姓胡氏世爲筠陽鉅族當元之季士風日漸委靡先生獨抱負耿介講學明道不曲合取容

視利祿屑屑無足動其意者洪武某年以文學徵授句容教諭既以老告歸遂杜門不出惟以事親為務虬髯長身遇事不言言必中肯綮大布之衣脫粟之飯終身晏如也先是先生之尊父諱旅歿于括蒼時四方兵爭殺人白晝者跡相踵先生走千里出萬死竟負骨以歸人蓋服其孝而敬其行歲辛丑偽帥歐祥遣其右丞劉敬襲鄱陽據之甲辰王師大破偽主陳友諒兵遣別將討江西所至望風款附督府分兵吉贛撫言城不下者

誅不赦敬聞大懼謀晝掠子女金帛焚鈞陽而退保新昌公知事亟乃往見敬麾下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表友德說以利害禍福遂與俱往說敬悚息從之且遣公奉書至臨江以事白大將軍大將軍甚喜即賜衣一襲先生歸鈞陽而敬出降大將軍欲官之先生力辭焉當是時城中以戶計者十萬口五倍戶之數皆驩然相慶若更生然人至今偉其績而感其德此其大者其小者不論也於是先生之殁翰林修撰王君中美既書其事以

銘其竁矣修撰梁潛復掇其槩爲表其墓曰嗚呼世稱魯仲連功成而不居千載一人也使先生而處其時遇其事其功烈豈在其下哉惜乎其所抱負者未之用用之未盡其長也昔人有謂君子輕去就隨時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書以表其墓且以告夫來者

蘭谷居士蕭志立墓表

君諱聖觀字志立人號之曰立齋而蘭谷者君嘗自號

也君為人負氣勇於有為臨大義慨然有澗度雖遇事
甚急未嘗有窘容即喪千金亦不以介意然骯髒不肯
阿意時人數以此致睚眦斂怨而君不變久之人亦信
其中之非有他也翕然相與是之元末大亂君以騎射
自雄州守達侯正道賢守也檄君守北門時吉郡城已
陷于寇矣城守者退走泰和至北門無驗君横戟拒不
納傳言達侯久之乃得入守者俛首大愧而一時皆譽
君為能嘗讀史至漢中與諸將嘆曰今豈無此人哉特

不能用耳達侯以君老命其子更番代之尋而代達侯者至矣曰沉酗不事事君知時不然嘆息不已俄而達侯卒君亦歿遠近為之悲痛寔至正丁酉三月也没三年東南大亂鄉邑皆陷于寇人皆咤君有先見焉蕭氏自五季徙泰和禾溪分于南溪歷四百年十又二世曰祥甫君之祖曰德濟君之尊父也君娶康氏子三人自新自成自明今皆歿矣孫男五人鵬舉鵬南鵬起鵬翔鵬漢鵬南先已歿鵬舉仕為山東都轉鹽運副使卒于

官曾孫男十三人玄孫十人君始葬居近雨塘之東自成嘗自銘其墓矣永樂壬辰某月庚申諸孫舉君合葬于君世父徳軒之墓而丙予言於乎以君之雄才嘗草昧之際使得遇豪傑而用之其所至不知為何如而竟止於斯豈非命哉然而世殊代易之際人事衰替多矣獨君之後益繁以顯則信乎君之不偶於人而得於天者又過于人遠也自君歿五十又六年而其所以不歿者如此則雖不偶于人何傷哉書以表其墓

王氏二良墓表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既返瘞其弟穉以予嘗與其父博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為狀及銘走書京師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然有子皆幼弱今其墓纍纍並瘞一原上過者莫不流涕為王氏悲哀此二人幸先生辱貺一言非直以著不朽庶幾老母弱子望之以攄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按其狀叔盛諱某自少

讀書頴悟絶人既長機敏好謀畫慨然有遠志然與人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遇之非禮弗較也應門禦侮公私百端酬接謹密鮮有敗事故起家至多貲甲于鄉閭卒年三十八叔雍諱其氣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究覽擇友而交遇勝己者必思與之齊乃已常一至成均就其從叔博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于事毋盡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

於乎二人同出于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葢永樂三年夏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况並出一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于此豈異乎哉昔人有所謂三良者予于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為王氏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炎澤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隱德弗耀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褘者則其

從祖也夫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為無忝矣則于壽
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處士羅與敬墓表 代家舅仲述作

處士諱敬字與敬羅氏其先系出豫章高祖宗大由豫
章徙泰和遂為泰和之望族宗大生有先有先生文昌
文昌生順可實處士父也順可始無子之豫章求族人
子育之字之曰與善後廼生處士處士頴悟特異于常兒順
可喜不自勝年十三順可即世處士已嶄然露頭角落

筆為詞章輒俊發有英氣友事與善無間言養其母若父存暨冠出游荆襄漢沔間慨然有高蹈之志遂東游秣陵維揚抵姑蘇歷錢塘酹岳武穆墓既又欲北上黄金臺縱觀燕都之壯麗會壬辰兵亂弗果行自是居錢塘者久之或時往來豫章與諸名士琴樽吟咏無虚日時江西行省員外郎木八剌沙提兵出臨江辟掌機宜文字踰年授雩都典史不果就無何而元祚日非四海鼎沸諸名士多散去處士亦斂迹田園不復出矣御史

蕭方崖大書東園學畊以扁其別業此其時也逮大明止戈頹然就衰老自號曰畊雲老人或時復之豫章痛名士之淪没慨臺榭之丘墟為樂府以吊古情極懇欵未幾没于豫章之旅舍時洪武辛未四月也享年若干嗚呼惜哉先配朱氏生子二人長曰崇其儀表視處士雅相似由俊秀舉歷仕三十載五任皆底僚當途者未有以揚之也次曰瑜先卒今年夏予姊夫某為狀其行來徵予文以表其墓且曰處士欲效傅奕杜牧預為誌

文先以屬前進士蕭子尚矣子宜銘嗚呼予自髫首已識處士矣方其年少時性剛介負俠氣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材足以有為而未及一展惜也迨其暮年優游丘壑間嘗戴一鉄冠手執麈尾方顴而眉秀踈髯紛張如畫與予姑夫劉尚書從叔祖海桑翁邑庠廖文學相過輒傾倒醉即仰視雲漢嗚嗚然歌音詠洒洒傍若無人或坐上相譃語相侵不可擘處士瞪兩目視左右默然徐復發一語衆皆絶倒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豈不

信然歐陽公曰與其食人之禄忍恥而包羞曷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其處士之謂歟是可以表矣詩曰

超乎其遊泊乎其休其詣孔周其辨漻漻若提而鉤匪彫而鎪若史而幽亦隨而訓欲得其流則寡其儔匪云其儔曷追其轍曷追其轍我銘其丘若古千秋

泊菴集卷十

泊菴集卷十一

明　梁潛　撰

## 墓誌銘

### 呂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煒字文著姓呂氏其先世為歷城人自忠穆公頤浩之効秦檜也檜恨之刻骨公既斥以憂一子摭官祕閣又竄梧州以死檜死摭子昭亮始得返葬于諸暨

因家于紹興之東城處士蓋忠穆公幾世孫也循循篤實接物以恕而處己甚嚴其性又至孝事其親其親之心樂也輒忻然以喜其不樂雖外為色喜中情常悒悒然其祖母喪兵亂不得葬以殯于諸曁其尊父一念及輒悲亦輒為之悲亂甫定徒步往營其吉而後返是時年方十五耳始諸曁為塋庵二百楹有墓田二千畝元季盡廢而視田出賦益繁舉族病之莫之能往也以屬處士處士慨然曰先塋所在棄而不顧豈為人後嗣者

之道哉遂去紹興而構廬其田近盤廻周視先塋訪故舊經營以竭其力久之盡得其業計其入足以給公賦而有餘也輙推以賙其族之貧者而不以自私其重本愛親之篤力有可爲不避其難類如此其配義門陳氏有婦道處士與之處相敬恭如賔其子升僉憲江西改山西廉潔無私風采凛凛處士猶數致其戒不輟其心之仁其守義之篤勤勤然至老不懈嗚呼自宋歷元至今數百年江左世胄之家能不墜禮法者人知稱

吕氏然居而有篤行仕而秉清操如處士父子者亦少見矣處士之殁升狀其行以乞銘其墓予與修同升書秘閣知其賢又聞處士之行而高之故據其狀而為之銘其在宋以蔭補校書校勘曰學矩者其曽祖也曰翁逸者其祖曰某者其父也子二人長珪先卒次即升女二人皆適士人其生至正甲戌六月四日其殁今永樂壬辰二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某山之原銘曰

於乎處士永乎其家以弗墜厥緒行之以躬尚表率

乎來世於乎處士其身之歿其名不已

東園劉先生墓銘

先生諱埜字子彥姓劉氏吉之泰和人也劉氏所居曰珠林其曰東園者先生所築别業也東園非有山川之狀而先生名重一時故東園亦由此以著而凡學者稱東園先生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先生無疑先生貌癯而神清氣和而行峻雖閒居窮困而于天下事成功之機嘗恐失思所以為之如在乎其位者于古之治亂賢不肖

用舍之際嘗反覆嘅歎如身歷其時其所學益富故所負者益高國朝初為會昌教官屬有詔徵制禮作樂通古今之士贑州守即以先生應詔至則條六事以進執事者惡其言不聞竟罷歸僉事李飲冰聞其名聘以為臨江教授踰年以疾還遂於東園之東築林塘書院以待來學之士而其仲兄尚書公亦以老賜歸幅巾藜杖逍遙松竹之間引觴而酌觴盡而止雅詠清倡望之如在塵埃之表會尚書公以司業徵而求賢詔下縣復以

先生應詔至京師上御奉天門命至者皆自擇一官先生即自擇縣令上許之還需次于家明年入見復頓首曰臣老矣寔不勝為縣願更為教官上又許之俾為豐城縣學教諭開導諄切諸生競勸為學既又攝治其縣事數月縣之政以肅於是人皆信先生之果可用而不及用者可惜也先生學勤而博六經諸子百家之說靡不畢究來學者甞不一人人各持一經有問者應之如響其為文不待搆思意之所適頃刻千餘言而宏深豪

愽深思者反不及也丁卯舉考士於江浙方久病終日
困卧衆稍易視先生及出題令取書至先生曰無煩也
徐起拈筆寫五經數十題無一字脱誤時茹某為參議
主其事意先生偶熟此請以其意為十策問先生又伸
紙疾書鈎深索遠馳騁貫串几數千言衆相視愕然大
敬服其在豐城有鄢道士者善詩名先生過之道士指
壁間所畫松求題先生立書五十六字語尤勁險道士
驚拜不復敢言詩葢其得之于學者深故其言亦無適

而不宜者先生尤孝友篤行與故舊傾倒若見肺肝而平居終日栗然其先世徙自金陵至今十七世而以科第顯者三十有七人矣其諱某宋國子待補先生曾祖也祖某父某皆愽學某為州學訓導先生兄弟三人皆有學行而尚書公貴顯一時先生平生所為文有林下蘽棄餘集北平西齋倡和錄清江集劒江集總若干卷以洪武丙寅冬歿于豐城享年若干先生娶鍾氏盟鷗先生之子繼室歐陽某之子子二人曰觶觚女二人某

其其壻也歿之明年歸塟其里之楓林尋改沙溪之木塘觚又將改卜其兆狀其行以予銘少時嘗以通家子弟獲侍教于先生不敢以蕪陋辭為銘曰

惟古博學匪外暴上探至理已乃足有弗克知愧以恧於惟先生學之篤窮古萬化無遁燭攷訂羣言射中鵠炯然光輝在在璞身之絀兮志則縮神暢氣舒匪有局繼今其誰踵前躅沙溪木塘更屢卜過者式之慎無瀆

故山東運鹽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公諱拙字鵬舉姓蕭氏其先本長沙人五代之際由長沙徙泰和禾溪自禾溪徙今曰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公早喪父鞠於季父自成自成嘗以事被逮公涕泣乞代之自成亦涕泣必自就逮其情皆誠切聞者為嘆息公與其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五人者翕然情好深厚庭有紫荊五株連本之異當時賢者前吏部尚書劉公崧四明烏期道皆為論著其孝友之行以傳之于世公從學于尚書公尚書公愛之尤厚洪武辛

酉冬以賢良徵至命賦指佞草詩成以稱上旨擢蘇州府同知居官凡七月坐泰府私買民物不舉謫役河南者十八年而後起爲山東運鹽司副使又十二年而卒公平生廉潔在蘇州人不敢干以私謫河南貧甚從者伐地得黄金匿之而求去或告公使留之公聽其去若不知其得金者在山東一緼袍謫役時所至其貧無異河南公是時已老矣而持己益廉如此於乎世之營營於利者非必有飢寒窮困之迫也而不知自止使誠有

饑寒窮困之廹將何所不至耶饑寒窮困之不足動其中夫然後患難變故之不可奪其節然此非安於命而樂之者不能公其庶幾耶公接人有藹然和易之氣而其中極耿介拖於政人有所不及行於家者可法於後之人所賦詩若干卷讀之足以見其志之所在卒年七十二永樂庚寅七月十六日也其生元至元己卯七月二日娶郭氏劉氏先卒繼郭氏有賢行子二人金鎡皆好學瑞重鎡今以明經中鄉舉女三人皆適人孫男四

人瘞于某山某向歿之某年金求予文誌其墓爲書其
大槩而銘之曰
彼枵然而中空恒矯氣以飾容策駑足以求騁淬鉛刀
而耀鋒而豈知夫君子之守由乎禮義之充不可奪之
于外者惟其有之于中百鍊之烈所以發干將之利秋
霜之勁所以堅徂徠之松於乎其假之以寓形者殆有
時而盡其固守而不改者吾將著之於無窮

林處士墓誌銘

君諱直賚字玉成姓林氏其先自晉黄門侍郎禄歷九刺史而林氏之在閩者益盛君邵州刺史蘊之後也世有顯者然自君曾祖直翁祖一龜父崇數世皆不仕君生六月而孤母趙氏誓不改適攜之依其外祖德賢君幼頴敏而性至孝甫六歲見外氏家歲時拜謁其先祠問母曰趙氏有先祠何林氏無也母曰有之以汝幼無能奉祠祀者君聞之即求歸拜其祠既拜而流涕見者為惻然入十歲日夜白其母圖歸以奉林氏之先母感

之與歸故居居已毀買數椽以居尋奪於勢家乆而後乃築室於城東先祠之外僅免於風雨而已家貧甚然人盛稱之所以奉其親者雖儉不足而愛常有餘造次必依于禮或時自外至見其母之色有不悅者即衣冠侍立不去俟其母改容而後退其妻翁氏有弗順于母告之不改立黜遣之改娶宋氏宋大姓君恐其復然切切私訓導之卒以孝稱母歿歛塟虞祔一緣於禮祭必感與人言必悲哀蓋君之孝本乎其性非有勉强自幼

至于壯且老其心一也於乎人之於親或豐於養而志不適或深於愛而禮不周至有牽於私情而遂乖乎大義則又無足道者明於禮之所在而曲盡夫人事之當然如林君者世豈易得耶君有材能斷辨是非曲直使人悦服然安於澹泊不事紛華彈琴咏詩以自樂於山水之間其意油然也生某年某日卒某月某日娶宋氏先殁復娶鄭氏子三人熊羆勳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鄭源次適趙稔熊舉進士今為監察御史有能名聞訃歸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邑之某山某向因以其友翰林檢討黄行中之狀來乞銘君之行可書者多也予特擇其大者著之以銘其藏焉銘曰

有幽其藏其實孔揚有耀弗渝以緝其數於惟人紀百行攸始孰其牖之以訓于家於乎君子

琴逸居士錢公墓誌銘

公諱濬字好善姓錢氏系出錢塘某王之後遷吉水者凡幾世今所居之里猶自謂錢塘者識其所自出也公

自幼資性穎敏日記數百言輒通曉其大意父漢濵先生遣入鄉校從前進士蕭飛鳳鄉先生王濟學為科舉之文既而選入郡庠同邑顔六奇先生為郡庠師尤稱道之未幾以疾告歸乆之棄其所為科舉之文専其力於詩吟哦諷誦之聲自夜而達旦交游之士相與倡和者至忘寢食由是無復進取意或連數歲不一至城府覽山川之勝遨遊于烟霞竹樹之間與其兄澄心先生皆蒼顔白髮睒睒泉石其樂陶然也築一軒額之曰琴

逸曰吾之寄意於琴者非必操絃按徽以求夫宮商律吕之恊也然而放意釋慮之際雖古之琴師無以過予者焉因號曰琴逸居士所爲詩曰琴逸集平生持已恭謹孝友之誠本乎其性訓率子弟動由禮法至於簡放以自適坦易以同物則又藹然和氣之發而人無不愛之也以永樂甲午閏九月歿于家享年若干娶同里曠氏早卒繼室劉氏子三人愼徽愼儀愼言女一人蕭應潭其婿也孫男八人將卜以某年某月之某日葬于盧

陵之淳化鄉某山之源慎儀來京師乞銘于予予甞過
公所居之山中酌酒賦詩且為文記其所謂琴逸之軒
留連不去者數日既去踰年而澄心歿予為文表其墓
又一年公歿尚忍銘公墓耶嗚呼痛哉慎儀必以請不
得辭因為之銘曰
於乎琴逸其逸匪琴浩浩乎其放琴琴乎其音挹太古之
純和寫遐邈之冲襟蓋所以樂其志者人莫得而窺其心
也錢塘之濆其山峩峩超百世而永固後千載而不磨

處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昌字原昌姓尹氏世為泰和人所居之地曰甘溪山水遐曠習俗淳質士之居其中者多篤志于學無外慕從業之失君葢其一也君性敏而學最勤其鄉故多學者故君之受業從遊皆不出其鄉鄉之士取進士或教授四方之學者歲嘗接迹不絕君獨窮治一經不出其戶閾其鄉之仕者勸君仕君不可曰學未成而仕猶未能行而欲走鮮不仆也最後其友王敬先為宜黄縣

學訓導以書招之終不應其約已勵志如此事親孝其母晩得疾君日夕伺候維謹遂因以知醫其自處信慎和易未嘗有失意于人人有爭君為言之輒止種竹甘溪之上環其居皆竹因號曰竹溪處士以永樂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家其生吳元年丁未十月二十日也葬于里之某山某向曾祖德中祖仁壽元季補吉安路學訓導父升遠君娶周氏生子四人長崇高次某女三人君歿後十年崇高舉進士留南京戶部謀改葬君

于先塋之側因以翰林修撰陳德遵之狀乞為銘曰先君之篤志于學不幸不聞于世唯先生之言信于遠願賜之銘以掩諸幽庶其不殁也於乎予不及識君然所凡知君者予皆識也為之銘曰

彼楞其中以華其躬惟勤而殖乃屯而塞甘溪之傍其流泱泱孰遏其光我銘永彰

故竹亭先生呉孔昭墓誌銘

君子德修于身而道行于家者莫先于孝悌所謂仁民

而愛物者其道廣大宏博其施澤不可限量而推其所由始曰孝悌而已古之賢者修之于身而民被其教物蒙其澤其流譽也無窮而或者不幸終身由之而其效泯焉無聞則有不哀者矣先生諱嗣麟字孔昭姓吳氏其先本番易人後乃徙進賢祖存拙元薪建路儒學教諭父本立先生早喪父尋又喪其母事其祖甚謹元季之亂其祖陷于賊蓺而掠之以問其所藏先生度不免奮身入賊中哀訴乞以身代詞累累不已賊擇刃刺之

流血被體先生不顧辭益苦賊憐而釋之聞者莫不
嘆息季父本謙與異籍既没一子孔性里人有誣以漢
中衛軍者逮送有司先生曰是烏能自辨哉竟詣公府
力辨之事得白而釋後孔性家疾疫甚熾遠近畏之與
絶迹先生獨朝夕往視益勤卒亦無所染也待其同母
弟孔哲友愛尤深孔哲卒撫其子無異已子教其子孫
拳拳以孝悌為務嘗大書以名其堂曰順德於乎先生
之于孝悌行于其家者如此其備也而不及顯著于時

此孚所謂可哀者也然孔子曰是亦爲政則先生之行雖不及著何傷哉先生殁于永樂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九娶陳氏子五人彦中秉中和中泰中誠中泰中先卒女一人適同里李伯恭孫男十有一人孫女九人和中子乙未考試時進士也方之官桂林道聞訃還將以明年某月之某日塟于里之某山某向以刑部主事劉全節之狀來乞銘先生之善行甚多予特書其大者使觀者得其大則小者不待言可知也銘曰

唯古君子飭躬著行其修在己其行曰命于己弗歉命聽于天尚弗之行已何預焉允矣先生孝友是崇其施弗遐於己則充有幽其宮其高隆隆銘以昭之垂于無窮

曾處士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敬勝字子尚其先永豐著姓高大父懷宋承務郎通判饒州軍州事曾大父松龍宋咸淳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大父降岳繼登咸淳進士授將仕郎吉州

教授父汝靖爲文有名當時君幼喪其母而事繼母趙氏甚孝友愛諸弟人稱之者無間言承其父之教篤意不怠其性又敏悟通曉卒能自奮于學讀書晝夜不廢既長爲文詞不事華靡而論議考索必出入乎六經之奥連試于有司不利遂棄去一肆力於古文辭諸子百家之説靡不畢究而自元之亂君已絶意進取及國朝兵定君老矣益沉約以自晦有司屢以明經薦君屢以疾辭焉維鄉之學者從之遊君不拒也平時迹不至城

邑然邑大夫鄉飲之禮必得君為之正賓否則通邑之士皆不樂焉及君在賓位衆仰之秉然不敢慢凡三為正賓年八十六而後殁嘗喜漁釣以自適其意晩因號尚漁翁所著有尚漁集若干卷君平生恭謹老而康裕神志怡然言信而行從其氣和其容舒見者莫不起敬及其殁也聞者皆嘆息悲悼以為老成人今不多見也君之娶同邑上羅陳氏子二人盡美求俊孫男六人曾孫五人其生元皇慶癸丑二月十六日其殁大明洪武

丁丑十二月二十有一日也歿之又二年附塋于先塋之次君之族孫子啓侍講翰林子為同官嘗道君之恭已篤學之故予恨不一識君而其為光澤縣令嘗考績京師屬子啓狀次君之行又三年來朝于京師又因子啓以求予銘於乎使君方壯時遭世承平得以其所學施之于政其及民之澤必宏偉盛大有足著于無窮者而卒困于喪亂及遭逢盛治又不及以行沒蓋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士老于家上之人不敢煩以政不敢勞以

禮節欲有問焉則就之而當時士大夫亦皆高自尊崇不褻下其道至于鄉射燕飲旅酧之際皆能誦說先王之法以盡夫乞言合語之禮故其歿也祭於社謂之鄉先生後世不惟不明夫養老之禮為之士者老于家亦不知尊崇其道藝其於古先王之法何所稽說大夫小子何所視效俗之偷教之廢蓋有由然矣有如曾君豈古所謂鄉先生者非耶其於乞言合語之禮庶乎可以詔後生也其沒也可不悲哉銘曰

惟古老者道德之隆乞言合語詔于瞽宗大夫小子孰
不敬恭惟世之李若知敬老小大㒙㒙孰輔孰教割牲
省醴孰敦古道於惟曾君隆隆之師明之于躬任之沒
而社之孰曰不宜銘于太史尚昭不已

李通判墓誌銘

君諱銓字彥庸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裔有諱
某者官于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最盛君曾祖
公範祖務任父讓翁累世皆不仕而讓翁尤富於貲配

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頴敏稍長與其兄鎮俱
有才名鎮舉進士于時或又勸君進取君慨然曰親老
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寵于身如二親何遂専意以事
親為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久之有薦之於朝者名至俾
歷事於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闋來京師今工部尚書
宋公聞其至即以其名上聞俾攝主事事往福建所至
介然不苟取毫髪時參政房公安以為未嘗見也疑而
未之信遣二人躡其後察之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

之日漳浦縣縣令惧有逋責案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二人歸以白房公房公大為嘆異由是未遝聞而名已聞于京師矣以父憂去官服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既至以獄因淹繫者衆按其無罪者悉出之旬日獄為之空藩省素聞其廉又知其敏于政如此遂檄君督八州治鑄錢匠時乃盛暑疫疾大作君為之醫藥繼以饘粥又為禱于神病者皆愈民歌頌之然凡各郡分部其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束以嚴吏益不自

安相與誣構之訴于朝逮之至君歷訴其情誣者屈服事遂白還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正月之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儀觀甚偉脩髯玉立善談論爲政疎通簡易常惻然有愛民意其死也其民尤悲之娶楊氏有婦道生子三人某孫男幾人以其柩歸葬于其鄉之某山某向又明年夏某以黄州教諭周公所爲狀因翰林庶吉士周某求予銘於乎古所謂廉吏者漢唐之際史傳之所紀其人可槩見於世如君非古所謂廉吏

者乎惜乎君未究其施而歿也因摘其事之尤著者銘其墓曰

惟古之廉以激貪吏今豈不厭貪者之忌庸庸羣小噂沓以憎炎服海嶠而君有聲嗟彼之附貪垢同汙君豈為異乃以速戾同江之原為君之藏其流洋洋奕世其光

蕭母郭氏墓誌銘

母姓郭氏諱某父某家泰和江之南某為其女擇所歸以歸同里蕭以德氏以德循循切實平生未嘗有一語

拂意于人人亦未嘗有毫髮怨惡之者推其所以能然皆曰其内有以相之之道也以德諸子皆知尚禮文相慕為善人之行其長曰士信以善寫真名聞公卿間諸子習其藝者皆精絶推其所以能是皆曰其教于其家者内外協而不溺于其愛故也廣其田園增其室廬凡養生送死之具日備以周推其所以有是皆曰自有是母内外積累之勤且儉致然也又皆曰其母處姻戚隣里無親疎皆宜待其家之人無少長皆安其賢蓋如此

享年若干其生元至正庚辰二月三十日其殁今永樂甲午十一月二十日也葬于某山某向子三人曰士信士行士倫女二人適某孫男四人于喬于淵于丘于京曾孫男三人于喬來京師丐予為銘其墓意以予之幼時嘗從子舅氏讀書其家知其大父以德者然距今四十年以德已老念往事又可感矣因為之銘曰

孰為不死幾何不朽念此昔者銘之永久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諱漢隆字世賢其先世居温氏代有顯者自宋南渡遷廣東雷陽之遂溪曽祖純祖洙皆不仕父宗達元至正間海寇攻雷城募民兵擊賊走之城頼以不破事聞授遂溪縣尉遷石城主簿以卒處士性寛厚而沉默雖晦迹丘園而智識有過人者元末遂溪賊起縣之人被迫協者甚衆獨處士舉家逃去既而為賊所獲縲系考掠必欲其從已處士以死自誓賊縛之益急至中夜忽自解縛得脱去聞者驚歎以為神之祐也及

賊平嘗劫處士者望見輒恐愧走避處士召而慰安之人益高其量國朝初詔天下立學校時郡縣初定民資産室廬蕩然有司懼不能應詔以告處士處士聞之慨然撤所居堂舍以造學宮門廡皆備且遣其二子入為弟子員於是縣之賢士大夫皆稱道其樂善好義在古少有然處士尤勤於治生故其家益裕宗族之貧者周之其不能嫁娶者為之嫁娶鄉人貧乏取貸不能償者焚其券鄉黨忿鬭或就處士決之聞其言輒止不復爭

故其殁也里之人無少長皆為之哀北京國子學正曾君才魯與同里交之厚而知之尤深也因為狀次其行其子貞豫為北京道監察御史因其友監察御史歐陽允和以求予銘遂按狀而銘之處士生元至正戊辰年九月二十五日没今永樂乙未九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八先娶黎氏主簿某之孫女早卒繼室某氏廵撿某之女也子四人貞安貞泰先卒存者貞謙及貞豫女一人適羅志忠孫男八人孫女六人孫皆長子皆賢貞豫

為御史尤有能聲將以丙申某月之某日葬于古城山之原向銘曰

阻兮海邦俗淳以龐誰其牖之惟士之賢彼盜方熾士喪其節公獨凜然誓死莫奪學有新宮孰營度之譚譚奕奕惟公是思宗族思愛鄉黨思惠公則逝矣其澤不匱我其銘之以徵來世

前泰和州知州顧光遠墓誌銘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

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髙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爲椽京口及太祖髙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欵侯預有力其間遂從髙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剷革宿獘民頼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

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于侯侯為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

丁祖母憂赴闕陛辭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
上進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
起服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
以他事詿誤方逮繫聞得疾飲水病結胃而卒臨卒爲
詩壁間以慨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嘆聞者悲之子
存誠殯于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至元年某月
之某日没今洪武幾年某月之某日娶某氏子四人長
即存誠次存仁爲河南偃師縣令以歿次存義存信存

誠令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于廣遂留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僻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蕪境翁詩數卷題曰蕪境吟稾云於乎侯嘗草昧之初能

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惠愛不忍其泯也為序其事以屬潛為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𢿙侯安慶人為侍御史以歿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玆弭寧誇相讐大吞小噬病曷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紬舒伸暴帖柔回適海沮嗟

相羞嗟哉我侯古罕儔衣被寵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
身永逝兮名無休

故王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泰和梅岡山中有隱君子曰王君道濟其配曰曾氏孺
人曾氏鉅家也而孺人幼不好華侈性敏惠母教以孝
經論語列女傳輒曉其大意道濟早喪其母在昆弟中
最幼貲産最薄孺人歸而安之又能厚于養也其織紝
之勤自其嫁之初至于老不衰其服之儉自其身之約

至于富不改其安于命而有常度如此當喪亂之亟道濟舉家往依其婦翁尋而其尊府則堂公歿焉時摽掠于道者相接道濟擬間行獨歸其櫬儒人不可曰行而遇盜雖殺身無悔竟護喪俱歸葬而後去卒亦不與賊遇也寧委其身而不以廢禮此君子之所難也曾謂女婦而能之豈不尤難也哉道濟性豪曠喜與士大夫傾倒孺人嘗私蓄以備其乏愛其子之深為奉其師雖歉時必備不簡道濟沒衆謂其子不振矣孺人逆料其必

不然既而果然由是道濟名播縉紳而其子亦有聞非孺人之賢烏能如是哉孺人諱春祖叔慶父君實家廬陵之新墟其生至正巳巳正月十五日歿今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七日也蓋去道濟之歿十又七年矣子一人環女三人皆適士人孫男二人岡壽載璋曾孫男三人曰熊孺人猶及見其生也曰鵬曰鷃孺人歿之後生也曾孫女六人玄孫女一人塋其居之後既而改塋吉水之吱嶺丑艮山未坤向蓋永樂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於是環狀其行泣而乞銘余與環交好不得辭也銘曰

既婉而慧婉于良士始艱于躬卒倍而豐閨門閑閑禮信言言匪夙而成惟其性之明珠媚于澤玉輝于璞其藏也孔幽其著之孔灼

## 蕭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玉姓張氏其父源春居泰和城中于世利澹然毀譽得喪憂慼一不以介意而惟酷嗜酒然甚愛其女稍覆釁而却盃也輙呼其女而教之孝經論語皆其口

授也故孺人少知書及笄歸同里蕭君仲齡和順敬恭循循自持痛其父殁於患也事其母益孝事其姑如事其母事其舅如父而加嚴焉仲齡兄弟皆早殁孺人以伯氏叔氏之既殁也處妯娌之厚加於平時視諸姪之孤者如子而加愛焉既舅姑皆殁相其夫以治其家家事益繁理之益密内無懈心外無惰容又勤䘏鄰里之貧者益甚周洽故其殁也無戚疎皆悲悼不勝蓋可謂里之賢母已生洪武己酉二月十九日其殁永樂辛卯

二月九日也年四十有三子四人進逵通迥女二人皆在室孫男一人曰將將以歿之明年某月之某日窆于某山某向于是進以其父之命述孺人之行來求銘進讀書游縣庠志甚篤而予與仲齡交之久也乃為銘之婉婉而愉不憚其劬撫于有家惟躬之痡而止於斯而止於斯我銘其丘永世其孚

故翰林庶吉士曾春齡墓誌銘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統承先業以致顯榮昌大以

耀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豐厚穎敏之資方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酧其志材不施諸用遽為殞謝其為痛何如也先是有湯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既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殁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提孩湯君殁未幾其居火并及其柩春齡幸一僮奴扶其櫬還家聞者莫不悲痛此二人者予方欲為文詞以悼其不幸而春齡之弟來京師哭其

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予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慶者仕唐為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為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强安止安强為御史甚有聲自安强數世至傳道元天歷間兩以易經中鄉試學者尊為東蒙先生其弟明道亦以易經舉瑞為金儒學教諭明道生九韶先生國朝初為沔陽黄蓬湖官子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府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

授經于其祖皆孝友循循然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歿幾載是爲永樂乙酉二人遂同擧于鄉一時並捷人莫不謂曾氏兄弟紹述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旣入禁林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於永久也曾未數月遽膺疾而至此極矣享年纔三十有三於乎彼澆漓而憸詭者其夭遏也固宜曾謂此淳龎而碩茂者乃亦然耶然春齡沒數月皇上命勤進士碑于太學門外春齡預有

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况進士有碑人皆欲指觀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殁預有榮耀不没矣彼脩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春齡娶袁氏生二子一女銘曰

生而行之醜矣以壽殁而存者長矣以傷珠淪于沼其波涵耀猶崇于岡其臭則揚十里之墟阜如墳如子之藏矣流其祉銘于太史垂不朽

章母蔡氏孫人墓誌銘

孺人姓蔡氏寧波鄞縣人其父得源仕元為國子學録其配楊氏相夫事姑極有禮法生孺人既笄歸同邑章景良氏章氏鄞之鉅族景良父宗之兄景玄國朝洪武初相繼並出榮官一時未幾皆以事罷久之朝廷命凡内外百職以罪罷歸者悉徙鳳陽闔門煢煢無一壯夫而景良母方老景玄尚未有子景良二子亦提孩長纔五歲孺人是時年始二十九景良瀕行哽咽悲痛不能出一語呼孺人孺人亦痛哭而已景良以老母為囑語

勤勤不已孺人曰君止勿復言奉舅姑吾職爾若䝉負君神將殛之君第强飡自慰遂盡出其貲裝以為景良行不數年景良卒宗之景玄亦卒母哭其子妻哭其夫者一門三人行道聞者為之悲孺人日夜忍哀以養其姑撫其二子教之以詩書躬蠶績以資其家業又經理以歸其三喪始終葬祭無違於禮事其姑益勤弗懈又十年姑殁孺人哀章氏之凋悴二子之煢弱悼其姑之不幸艱苦悲辛竟以成疾而卒洪武丙寅二月七日也

享年纔四十七於乎悲哉人生不幸固有如孺人者耶方其夫之去孺人以一言相要而卒能保其貞節始終不以負其夫世又有如孺人者耶是宜彰而著之以為天下閨門法且為風教之助孺人二子長敬先材而有賢行今為溧陽稅務大使次其敬先既合塟孺人以從于景艮遂以其鄉先生葉宗可之狀偕子弟本之來請銘銘曰

人之大閑曰惟信義號為士夫乃弗蹈厥軌偉哉章母克

完貞節匪教于閨門君子是式銘以著之用永昭于後世

故大理評事熊君墓誌銘

君諱岊字具瞻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也自少負盛氣績學為文慨然有遠畧曾祖某宋國學上舍生祖萬初元進士父伯穎國朝初徵授國史起居注以文章著名一時擢晉王府右侍奉使招諭元王子多爾濟巴勒被害于道事聞高皇帝甚惜之遣中使祭于死所君之兄企瞻往収骨特加賚賜仍命復其家三年君時尚幼也企瞻

没君年始二十悼其父之不幸又痛其兄之夭遏畜志
奮厲思有以紹緒其先而邦人有為憲府掾者擠君攀
與俱為掾憲府君慨然太息曰予先世皆貴官予即為
掾顧不辱吾先君也哉即以其父死事訴于朝願不為
掾遂得授嘉興府知事嘉興大府知事於府僚最卑未
易為也君為之大有聲考最選歷事兵科擢大理右評
事遇事明敏辨析秋毫不苟隨而妄合衆皆稱其能以
事逮繫獄尋復選使西南夷麓川緬甸所至皆稱上旨

上將復用君而君遽求還改塟其繼母章氏未得命而君竟以疾殁矣於乎悲夫君之先君學行高茂受知于高皇帝將大著其勳以施于生民社稷而遽死于難意天之祐善必在其子孫也而君又賫志以殁豈所謂美名善行者天之所甚惜而為善者又不必責報也不然君與其先君所積皆忠信道義之腴然而所遭之薄如此此何理也於乎可感也哉君享年四十有九其殁永樂已丑五月壬申也娶同邑饒氏生男四人女四人嫁

為士人妻孫男四人孫女幾人君性孝友持行甚篤澹然不以外物累其心故雖即畀官且貧嘗自號其所居曰雲莊其弟某在禁林預編纂書籍與予交因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之狀求予銘期迓壄君而納諸墓予既悼君之不幸而又獲交其弟也因為之銘曰

天道福善乃理之常世篤其慶而流弗長天弗可信我心則傷勒銘其岡以永弗忘

彭縣丞墓誌銘

永樂六年冬十月香山縣丞彭公叔介以老乞致仕來京師而主於潛又一月公得告而疾作越幾日丙寅公歿焉既歿潛爲位哭之而痛既而鄉之故舊之仕於朝者左春坊左諭德楊君士奇翰林修撰王君直國子助教歐陽允賢與凡公之交游皆來會哭哭必盡哀而後去既去而傍徨咨嗟皆以爲鄉之老成問學如公者今而後不可見矣謀返塟其柩而諭德君謂余宜銘修撰王君爲狀其行於予余自幼而壯辱公之知尤深余爲

令四會其授官也蓋與公同時又同之官廣東知公之為政則惟余之宜銘也其尚可辭哉公諱志叔介其字也其先自長沙徙泰和世有顯者公之七世祖惟孝宋光宗時嘗詣闕獻賦以諷時政光宗一見大奇之欲遂官之辭不受同時知已如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皆交章薦其賢自惟孝至公曾大父景望大父順軒父德聲或隱或仕皆為時名人公自少穎敏問學過人既壯浩然負盛氣不肯降意阿色于時雖屢更困厄儳而復起終

不變以此竟不偶一世而凡與公厚者皆以是咎公不但淺于知公者然也州縣嘗以賢良辟不就久之為萬安縣訓導子弟雖甚德公其與公處而合焉者少也蓋公嘗從安成劉雲章先生講明理學大有得于其心閒居為子弟論說旁徹曲暢聽者洒然志倦惟其得于内而自重者益多故其于世益少合其合焉者必其志之不異氣之同也然與公志不異而氣之同者世無幾人焉而同者可知也其為丞香山與令齟齬而民則感公

之澤無窮有以男女質錢久不能償沒而為奴者二十餘家訴于官官無以理之公至悉為規畫還之民甚悅公令甚愧焉自廣以東惟屯兵最病民往往奪民田而有司不敢問香山得公兵之占民田者皆以田歸其民邑城在大海中海寇日往來行刼守兵閉城不敢出或與之遇且引且刼民多逋去公為設方畧且守備鉤致賊船而盡繫其衆自是寇不敢近民頼以安數年政聲大著民至有不忍欺之者邑嘗大旱公為禱之三日而

大雨明年又大旱公禱之又大雨邑有火逼廨宇熾甚公叩頭向之火尋滅聞者莫不駭公所為蓋其誠于已施于民而至于感乎神者如此惜乎其位之卑而施之不能愽也公雖去香山而故舊方待公之歸以教其子弟學者方資公以箴其德業孰謂公之疾而遽至于斯可勝惜哉公生元至正戊寅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幾十生平至孝執親之喪蔬食三年酒卮不入口處宗族尤盡恩意擇地而蹈非義不居諸子侍側屏息終日不敢

仰視所為詩書若干卷讀之可知其氣而見其平生焉歸將塟于某山某向卜某年某月之某日也娶同里蕭氏甚有婦道先公歿再娶王氏亦歿子一人曰某孫男四人某某卒之時惟䟻與其從孫翊況侍側將屬纊命翊要余至語永訣氣恬神適毫髮不亂銘曰

偶于道而不諧于人兮充乎中而不華其身兮君子之守孰云其屯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

東平郡武烈王壙誌

王諱能姓朱氏世為鳳陽懷遠縣樂河鄉人父諱亮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户殁王襲其職洪武三十二年七月皇上起兵平内亂王以藩邸之臣首擒奸慝奪九門以功陞護衛指揮同知遂領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進攻遵化取密州從上攻濼河跳大寧之兵攻雄縣先以兵破其東門衆敗走追之執其將楊松又執都

指揮潘忠殄餘衆於漠州入真定長興侯之衆敗走王乘之與敢死者三十餘騎追之至滹沱河敵兵數萬列陣以待王與其騎望見即奮入其陣敵衆大潰相蹂籍死者無筭降者凡三千餘人九月還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復從上趨永平克大寧十一月敵兵窺北平復從上還至鄭村壩敗敵兵凡營于九門者悉攻破之十二月從取廣昌明年正月克蔚州攻大同四月二十四日暮至白溝河王為前鋒與敵將平安遇敗之明日整衆復

戰王又為前鋒大敗之克其營長驅擣濟南至鉅山其衆陣而代與戰又敗之降者萬餘人以降者入至軍門上命皆縱遣之南兵自是急則降無復固志矣九月陞都指揮同知復從取滄州破其東門引兵自門入斬首六萬餘級敵兵聞震懼戰于東昌已而從上還三十四年至夾河上以王為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至槀城又敗之至真定戰東門斬首七萬餘級掠彰德還定州勦西水寨十一月陞右軍督都府僉事明年正月入

衡水引兵追敵兵于德州破之進克東阿東平汶上諸寨三月伏兵肥河敗敵將平安兵十餘萬人復連戰我兵小不利諸將請班師王勸上進兵遂攻敵銀牌兵敗之又敗其餽運軍馬尋而陳都督將兵來會王即以其衆奮戰敵大敗明日進拔其諸營克泗州長驅渡淮盛庸兵敗走入盱眙下揚州從上渡江先登克金川門盛庸等兵望見披靡散去六月十三日上入京城畿甸既寧四方底定論次諸臣之功王之功為最賜號奉天靖

難功臣進階特進榮禄大夫勳右柱國爵成國公食禄
二千五百石仍命為左都督賞賚甚厚永樂二年某月
進兼太子太傅五年某月拜征夷將軍總兵討安南至
廣西龍州得病而薨某月之某日也其生洪武庚戌四
月六日享年凡三十有七訃報至上深悼之為罷朝封
東平郡王謚武烈夫人某氏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
王夫人曾祖某祖某父亮皆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
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皆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

夫人母某氏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太夫人詔以其
柩歸塟于北京遂以洪武某年某月之某日塟于都城
之西南幾里某山某向子幾人長曰某襲封成國公次
曰某某某女幾人惟王以豪傑之才負果敢之志灼知天
命深識事機用能協贊聖謨仰遵神筭由是舉無遺策
取無堅城受命于幃幄之内而取勝于百萬之中所謂
雲龍風虎之會卒定大艱為國元勲遭遇之盛真千載
一時也至于死生之際哀榮之典光賁乎幽壤而延及

乎後人則又王之盡忠純誠始終不二者有以得之夫豈偶然之故哉夫惟王之功德如此是宜勒之金石昭示將來以彰著聖上知人用人之效如古所謂旂常之銘者今姑書其征伐大槩爵秩次第納于壙中以掩諸幽以識其歲月於永久云

贈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壙誌

公諱亮字某姓朱氏鳳陽懷遠縣樂河鄉人洪武初以善戰立功為百戶疏年陞武畧將軍羽林左衛副千戶

又五年改武毅將軍燕山護衛副千戶其生元至正庚辰十二月初三日歿今于洪武某年某月之某日享年凡五十有六子二人長曰能襲職為副千戶三十二年從皇上起兵定大難大立戰功賜號奉天靖難功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國公薨進封東平郡武烈王公以恩追封東平郡王祖其父其皆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祖母某氏母某氏皆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公之配某氏自成

國大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大夫人次子某今為某官孫男幾人長曰某襲爵成國公次曰某今為某官惟公植德深厚久而乃發篤生令子為國元勲髙爵榮封賁于幽壤推厥從來是皆公修德積善之報有以致之非偶然者某以公舊塋不稱今典將啓而改塋之以永樂十五年某月之某日塟于北京都門外某里某山某向因考次公之生卒年月官爵始終以及其恩典褒榮之至以誌其壙以告于後之人云於乎公之所以不朽者在

此也

## 楊母鍾氏墓誌銘 代仲述公作

孺人諱惠姓鍾氏父盟鷗先生當元極盛時隱居不仕吾與曾祖令尹慕李元輿白樂天香山之勝合縉紳諸公而為九老會風流高一時孺人質實之德自幼成既笄歸配鄉先生楊萬泉氏先生儒而隱端莊而儉勤孺人相之不厭澹泊事繼姑丘氏尤得其歡心凡飲食一經孺人手丘氏食必旣語言懇實服用朴素母儀足以

淑諸婦婦德足以冠妯娌侍婢家僮莫不欣欣惟謹恤人之病不啻如已匱憫人之勞不啻如已困元季大亂萬泉沒于兵三子長自申蚤卒次自明遊於外沒不返皆積學尚髙致孺人哭所夭而痛二子之淪亡憔悴就衰老無一日之好顔又次曰自良始業孺終棄孺而慕烏氏倮之術屢貫而倍蓰家道以饒于是孺人備甘旨之養然其志弗如也長孫曰轂一歳而父喪次孫豹一歳而母亡皆孺人保抱鞠育至于有室家二孫最鍾愛

嘗謂人曰吾兒雖富家道弗昌矣既而孫貴死而自良無後矣每念及家事輒拊膺淚雨下悲摧不自勝未幾而家難果作舉家械繫來京師惟轂以別籍幸免乞往告存養有司拘繫不遣行孺人没逾年始克來收骨以歸而自良先孺人一月死矣自良之妻後孺人一月死矣又三月翔卒又五月梧卒梧者自良之螟嗣也居京師不三年一門死者五人轂哭之痛乃再拜以其祖母之銘來請於乎吾忍銘孺人也耶孺人長吾母三十年

而吾母先孺人沒十年矣吾祖母楊氏實孺人之族姑孺人冢婦則吾陳氏之族姑吾伯姊適鍾氏為孺人之表姪婦孺人之孫女則吾伯姊之冢婦數世姻好重葭而疊莩居處相接不啻於比隣且孺人年高而愈康相往來無虛日故知孺人為最悉者也然則忍不銘孺人也耶孺人歿今洪武壬申某月之某日享年七十有九三子男三孫男存者惟穀三孫女皆適人以洪武甲戌某月之某日歸窆于某山某向嗟夫使孺人先一歲而

歿不復丁此厄使孺人後三歲而歿尚生還而期頤胡不自其先不自其後閲百年之人世而竟止於斯耶其施豐其報嗇彼蒼蒼者孰得而詰耶是宜彰而銘之銘曰

蚤孝於姑兮為楊氏之令母暮搆屯厲兮播越墜厥緒有孫曰轂兮返葬于故土於乎轂也屹中流兮底柱於乎轂也一髮千鈞兮楊氏之祚

陳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字金姓王氏吾舅氏陳仲享先生配也王氏在宋

多顯者入元皆不仕而先生曾祖梅村公時以贛州路推官致仕諸子亦皆仕宦而孺人之祖浩吾處士以文行尊高為學者矜式故兩家皆為鄉閭傾仰曰有慶先生仲亨先生之尊府吾之外祖也與孺人之先君子實甫同游學又所居甚邇數往還遂為婚姻迨元季兵亂兩家皆灰燼瓦裂孺人始八歲已盡失怙恃鞠于從兄仲隆既笄歸仲亨先生先生與其兄孤苦僅自立敗屋數椽不蔽風雨先世負郭田數十頃皆為豪武者占去

終歲之食不給也然先生朝出而暮歸視其家皆欣然懽裕故終身泰然不外慕徙業由孺人相之安其貧而樂之也夫安貧而樂之雖士君子問學樂道亦難而謂閨門女婦非有道德教訓性成而質能之是尤難也孺人之姑余之外祖母性極端嚴然孺人始終謹畏服事未嘗少慢撫孤姪至長大愛恩不衰所以然者其質之美情之能厚也自始歸陳氏由窮約漸底于豊豫至今有室廬巍然壯偉粟餘於廩資盈於篋又有子有孫將

昌大光榮其家視其初甲陋不給煢孑而獨立過之遠甚說者又謂孺人之為婦於陳氏有功能矣予幼撫育多屬於外氏外祖母愛之恣其傲戲及稍長知觀覧古籍或直入寢室揞鎖啓櫝亂抽簡策取所欲者竟去孺人未嘗出一語禁止愛視其甥之厚在今日與他人家又少見也其勤儉興復其家其子孫要當知之而予與外氏狎侍恩愛又兩家子弟所宜知庶幾於吾母黨情可久焉孺人之殁先生命其姪賞為狀而屬予銘銘既

自予得攄其情書之以示夫來者孺人生元正至乙未
年四月十九日歿今永樂丁亥正月二十有四日子男
四人長曰餘爲瑞州府高安縣學訓導次殖教于鄉次
復次卲尚幼皆風骨俊爽可愛女三人長適劉弁前吏
部尚書劉公崧之孫次適曾敏仲餘幼在室孫男二將
以永樂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瘞于某山某向之原銘曰
方困幼而屯兮孰安此而樂也既豐豫而享兮忍其逝
而不作也享其成於永久兮宜有思而覺也魂其揚而

遠遊兮尚體魄之有託也銘之自其𢇁兮言之長而無作也

曾伯昂墓誌銘

公諱顒字伯昂本劉氏其八世祖利賓後於曾氏故遂姓曾世家邑之荷山公自幼聰敏頴悟讀書日誦千餘言數過輒能成誦壯而精悍喜謀畧善言兵彎弓馳馬以此自豪一時元末盜起散金帛聚鄉兵以捍守一方民賴以安時江西行省參政全普提出兵守贑聞公名

辟佐戎幕然羣盜日起而晉方沉酣於聲色公知其不足有為也遂託疾徒步歸倚山洪武初以事謫戍于贑尋復以言事改戍遼東雖崎嶇行伍間而氣不少懾廣顙隆凖鬚髯戟張既自負其材勇而人之知之少也嘗嘅然太息或遇故人知已飛觥豪酌終夜不休放言高論聞者皆悚然異之謂公為兵隱生而不名也然公亦跅弛不肯苟合於人家故多貲而自處澹然人益以此高之在遼東者十二年而没於乎公可謂豪士也哉使

得乘時出其所長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而竟止於斯惜也公生元至順癸酉正月初六日没今洪武丁丑九月二十九日曾祖英甫祖仁可父以智俱有隱德其配楊氏元清江主簿公望先生子也子三人昺昱晏孫男四寔貫賛資曽孫男二序簡一幼未名女麗華佛奴皆適蕭氏公歿又十五年始克以其骨歸塟鄉之埏溪陳冢坑山之原巽已向而其孫實來乞銘于予予自少已知公故為之銘曰

惟公之藴豪略其識萬金之璞乃混于礫公之高材孰不信知出則振耀而不逢時吁其可悲

故徵士劉志崇墓誌銘

君諱昇劉其姓志崇其字本漢長沙定王法之後也其先居安成之畓湖從廬陵之石塘遷泰和之北門纔三世耳君生十歲喪其父而事其母與兄已能委曲孝敬從三華蕭先生學先生嚴而介獨深愛君所授業輒穎悟與其兄並居勞事嘗先之性和易與人怡然不爲崖

岸險絶然至於遇事機變故審敗方畧雖老於世態者不及也喜飲酒終日不醉故人有過之者輒與頃倒視聲華勢利蓋泊如也以薦者徵至京師奉使出陜西還往袞州尋又遣往北京留北京者數月以徵逋因往濟南開封諸郡轉而至湖洲過天台黄崖往還贛過家得病而卒年五十有四耳嗚呼君奉命而出周覧四方以謂增其氣而擴其中未甞以為勞其還家也不肯為久駐即命介行李上道至豫章以同領命者尚在他州未

得行乃復還家不十日君歿矣說者謂君不死于道路亦非偶然也君之在南京也數過予而主于進士曾與賢與賢謹厚最與君合其來北京也主于予日與諸公飲酒而其意之合如在與賢家其以便道還家也予亦先以憂還家相見慰勞戀戀不能舍去孰謂君一疾而遽至此極耶於乎悲哉君生元至正巳亥十月十有二日歿永樂十年七月之某日也曾祖某祖集父某其娶某氏賢而有婦道子三人女三人孫男三人以其歿之

明年甲午十二月葬邑之千秋鄉龍門藕塘南園巽山之原申庚向某兄弟以予與君處相知之深也乞為銘予不能辭為之銘曰

才之不試又胡不壽天乎命耶其將安究龍門之山申庚其向神氣鬱勃為君之藏閉之孔幽其發耿耿視此銘文其傳益永